

《山海经》考辨

程 决

摘 要 本文根据现存刘向校书叙录，归纳其体例推断刘秀所说的“凡三十二篇”，是合诸本而言，而不是某一版本有三十二篇。从字数统计看，自郭璞注后，《山海经》并无太大散佚。从《山经》的结构，所反映的地理范围，描写陌生生物所用的喻体等三方面，论证《山经》是秦统一后由奉常之太祝完成的国家祀典，最后，列举了《山海经》的几个语言特点。

关键词 《山海经》 篇目 结构 性质

中图法分类号 I206

一、《山海经》的篇目及字数问题

刘秀《上山海经表》：“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校、秘书言校、秘书太常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二十八篇，已定。”今传郭注本十八卷三十九篇，除去逸在外的《大荒经》和《海内经》五篇，为三十四篇，与刘秀所说的三十二篇极为接近，这就为传统的考据提供了立论的依据。清代毕沅认为“二”是“四”的误文，因为“四”可以写作“三”。郝懿行、^①袁珂、^②袁行霈^③均认为刘秀校书时所依据的底本为三十二篇。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解。刘向父子校书，所依据的版本甚多，在今传刘向所校各书的叙录中均有详细介绍。

《管子书录》：“所校讎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书四十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

《晏子书录》：“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讎，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者三十六篇，中书无有者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

《列子书录》：“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讎，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

《邓析书录》：“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就

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复重为一篇，皆定杀而书可缮写也。”

《子华子书录》：“所校讎中子华书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除]复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杀青，书可缮写。”

《孙卿子书录》：“所校讎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皆以定，杀青，简书可缮写。”

《关尹子书录》：“所校中秘书关尹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辄除错不可考，增阙断续者九篇，成。皆杀青，可缮写。”

以上均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④为醒目见，列表如下：

书名	中 外 书 合计篇数	定本	去复重
管子	564	86	484
晏子	30	8	22
列子	20	8	12
孙卿子	322	32	290
邓析	5	1	4
子华子	24	10	14
关尹子		9	

上述书录为刘向所书（少数存疑）。在简牍作为书籍载体的时代，图书多单篇传播，同一书的不同版

本之间差异较大，尤其是篇目方面，校书时必合中外书，删除重复篇目，编出一个各本都有的新的篇目系统，成为定本。

刘秀《上山海经表》的体例稍有不同，没有详细介绍所据之中外版本，只言“凡三十二篇”，根据当时校书通例，这三十二篇应是合中外不同版本而言。尤其是用“凡”字，这里是总共的意思，一本则不必称“凡”；而且前举刘向校书书录，出现六次，都是讲所依据的版本的总篇数。因此，刘秀所说的“凡三十二篇”，是指校书时所依据的各种版本的总篇目数量，准之前例，至少有二至三种版本，而不是某一版本有三十二篇，也就是说，在汉代，根本不存在一个三十二篇的《山海经》版本。各本篇目互有参差，除重复，核定为十八篇。由于刘秀所校图书之叙录今只存《山海经》一种，又没有详细介绍所依据的各种版本，也没有“去重复”这句关键的话，因而引起误解。（司马迁所言古诗三千者，大约也可如此看，实指《诗经》的十个不同版本而已，孔子删《诗》，不过是整理了不同的版本，最后写出定本而已。

关于《山海经》的字数，郝懿行^⑤袁珂均有论述，尤其是《山经》部分，一般怀疑增加了数千字。今列表如下，数字源于郝笺本。据袁珂所述，“如今北京图书馆所藏宋淳熙七年池阳郡斋尤袤刻本《山海经·目录》下就有这样的校语，可见是古已有之。”^⑥

篇 目	正 文		正 文	
	原字数	今校本	原字数	今校本
南山经	3547	1861	2107	1246
西山经	5672	4644	3202	3726
北山经	5746	4241	2382	1639
东山经	2040	2103	375	455
中山经	4718	8416	3485	3582
总计	21723	21265	11551	10648
相差		- 458		- 903

虽然《中山经》增加了三千多字，但《山经》总字数今本反比原本减少了458字，注文减少了903字，所以这里的“本××字”是指郭注本。《山经》末尾有“右《五藏山经》五篇，大凡一万五千五百三字”这大概是刘秀校经时的统计或者更早。但《山经》部分每一山系后的山的数量的统计与经文中实际山的数量没有太大的差异（一般是一座山），里距总数亦相当。《山经》中各部分字数的增减，可能是《山经》内部做了一些调整，致使《中山经》的字数增加，而其他各经字数相应减少。道藏本附有《图》，其中《中山经》部分的次序与今本不同，具体

顺序是中₇、中₂、中₃、中₈、中₉、中₁₀、中₁₁、中₁₂，缺中₁、中₄、中₅、中₆。其他各部大体与今本顺序同。^⑦

二、《山经》的性质

（一）《山经》的结构

《山经》部分共477条，每条的行文结构同一性很强，可以看做是一种结构的不断复制。其结构要素包括：山、水、矿物、植物、动物、神等。每一系列山之后有祭语。具体的分类，其次序上差异较大。基本情况如下：

- A：有山无水（236条）
山+矿 29条，山+植 35条
山+植+动 17条，山+植+矿 16条
山+矿+动 27条，山+植+矿+动 12条
山+矿+植 34条，山+矿+动 27条
其他 39条
 - B：有山有水（209）
水居前 37条 水居中 32条 水居后 140条
- 《山经》部分在描写生物及矿物时，用“多”206条，“多、有”87条，“无”9条，“多、无、有”7条，“无、多、有”18条，“有”31条，“多，无”16条，“无、多”25条，“无、有”8条，“有、多”11条，“无、多”16条。每一条都含有“多”、“有”、“无”这三个字或它们之间的组合。

《山经》部分结构上的同一性，类似于一种固定的表格式的结构，这意味着《山经》的原始材料源于一种固定格式的材料。

（二）《山经》的地理真实性

《山经》部分共有26条系列山脉，447座山。按经文的顺序，《南山经》向东，《东山经》向南，《北山经》向北，《中山经》单数向东，偶数向西（中₁₁较为复杂），规律分明。另外，发源于这些山的河流有234条（南17，西47，北75，东21，中72）以《北山经》河流最密，《南山经》、《东山经》河流最少，且没有和今天地理状况相一致的大河。从密度上看，北方河流密，南方疏，与实际的气候条件相反，这说明作者对北方较为熟悉。

河流古今变化较大，所幸《山经》在记述大江大河时尤为详尽，依据其支流走向，以确定山脉的走向，以此确定其地理范围，谭其骧先生已完成这一工作。“南山经，东起今浙江舟山群岛，西抵湖南西部，南抵广东南海。不包括今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广东西南部高雷一带和海南岛。

西山经 北抵今宁夏盐池西北，陕西榆林东北一线，西南抵甘肃鸟鼠山、青海青海湖、西北可能到达新疆的东南角，不包括罗布泊以西以北。

北山经 西起内蒙腾格里沙漠，东抵河北中部

《山经》河水下游，北抵内蒙阴山以北，北纬43°迤北一线。

东山经 东抵今山东成山角，北起莱州湾，南抵安徽濉河。

中山经 西南到达四川盆地的西北边缘。^⑧
从水系看，多集中于黄河、渭水、洛水、伊水、江水。从干流与支流的关系看，中原地区水系特别清楚。

流向 河流	东	西	北	南	东南	西南	总计
黄河	17	7	10	1	1		36
渭	2		6	2			10
洛	2	3	4	6	3	1	19
伊		2	3	2		1	8
江	4					2	6

另外，《水经注》引用《山海经》甚多，依郝懿行《笺疏》及笔者所发掘，引用《山经》部分107条（南3，西23，北19，东1，中61条），所引多集中于黄河、渭水、洛水流域，所引与今本大体相同。也就是说，郦道元是把《山海经》当作地理资料来应用的。

依《山经》：“大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六里。”实际山数为447座，里数为87358里。若以个人能力而言，似乎不可能做如此远足，即使是徐霞客，他的探险范围也没有这么广阔。但《山经》部分的语言、结构又有很大的统一性，显系经一人之手加工而成，其材料来源应当是国家档案，而不是私人游记或私人探险材料，显示出政府的力量。

《山经》记叙山距之精确，到了个位数，似乎曾用过记里鼓车。《晋书·舆服志》：“记里鼓车，驾四，形制如司南，其中有木人执槌向鼓，行一里则打一槌。”^⑨《宋书·礼志五》：“记里车，未详所由来，亦方祖定三秦所获。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车行一里，木人辄击一槌。大驾卤簿，以次指南。”^⑩

（三）《山经》喻体生物统计及分析
《山经》中记载了大量的生物，除少数具有神异性之外，大多为实录。这些生物许多在中国大地上早已灭绝，后人再也无法窥测其体态习性，这也增加了其神秘性。但在《山经》中，有相当数量（202神）的生物对作者也是陌生的，在指定其体态时用了大量的比喻，而作为喻体的生物则是作者所熟悉的。笔者就利用这些来分析《山经》作者的地域及气候带。

对陌生动物的描述，古今都是一样的，总是用分解式的方式，把动物的各个部分用我们（作者）所熟悉的动物来作比喻。《扬子晚报》1994. 4. 9：此动

物的耳朵如鼠耳，鼻子像猪鼻，前脚板像鸡爪，后脚板像鸭爪，尾巴粗如猪的尾巴，吼叫声如小猪发出的声音，嘴里有4颗3厘米长的黄牙，吃食物时用前爪抓送到嘴边。这一段描写用了6个比喻，用了5个作者熟悉的动物。这和《山经》描写陌生生物是一样的。《西山经》（2. 80）：有鸟焉，其状如鸛而人面，身犬尾，其名自𪔐也。（2. 80指《西山经》第80条下同）《北山经》（3. 8）：有兽焉，其状如鼠，而菟首麋耳，其音如𪔐犬，以其尾飞，名曰耳鼠。

虽然时代相隔遥远，但其叙述方式却是惊人的相同，这说明人类某些基本思维规律是不变的。《山经》中大量的生物对于作者也是陌生的，共用了106种生物做喻体，出现413次。其中兽30种，鸟23种，鱼12种，草19种，木22种。

附：喻体生物表：

豹7	豺1	虎15	狐5	狸1	貉1
夸父2	狸5	留（犁）牛2	龙4		
麋羊1	鹿2	狼1	马16	麋3	牛23
犬17（狗5）		豚8（彘12、逐1）			兔3
2（1）		禺5	羊11	𪔐1	猿1
1	鼠8	鼠1	鼠1	人37	
鸱5	翠1	鸱3	晨鸱1	雕2	翟2
鳧3	蜂2	3	鹄1	鹤1	
鸿雁1	鸡12	鸠1	1	鸱1	鸟12
鹊8	乌7	梟4	雁1	鸳鸯6	雉6
3	鲋4	龟3	鰕1	鲤1	鲋1
2	2	𪔐1	鱼12	鲋1	𪔐1
蛇12	虺1				
葱1	爪2	谷4	蕙1	藁茭2	禾1
韭3	1	葵11	兰1	麻2	
麋芜3	1	菰1	薺2	芥2	
菟丘1	2	槐2	荆1	举1	李1
柳1	楝1	梨1	木瓜1	芝1	漆1
1	椒1	棣1	桃2	棠2	桐1
杏1	杨3	榆2	櫟3	枳2	枣3
梭1					

在分解式的描写中，统计如下：

状176	声音30	尾28	文5	鬣3	首12
目6	卵3	身16	爪7	齿2	
大小1	行2	面20	手2	舌1	足6
耳4	蹄1	角2	翼9	喙1	实13
状32	叶21	木2	秀1	味5	汁2

《山经》中陌生生物出现的频率：

山	草	木	兽	鱼	鸟	生物数	总条数	比例
南	1	2	12	4	6	25	41	60%
西	8	2	18	5	16	49	81	52. 8%

北			25	9	13	47	89	49%
东		1	12	8	4	25	49	51%
中	17	12		6	8	53	206	26.2%

从喻体生物表可以看出，这些生物，即使在现代，绝大部分是温带植物，由此可见，《山经》作者是黄河流域人而非长江流域人。^①

从频率表可见，陌生生物的出现频率越来越低，似乎表明，距作者生活的地方越远，陌生的生物就越多；距其生活的地域越近，作者就越熟悉，陌生生物也就相应减少（也可能是所依据材料如此）。尤其是《中山经》，植物多而动物少，非常独特。

另有少数动物，既是喻体，又是本体。如鱼帝^②。5.82：休水出焉，其中多鲛鱼，状如蜃而长距，足白而对。5.45：决决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多人鱼，其状如鲛鱼，四足，其音如婴儿，食之无痴疾。

3.10：有鸟焉，群居而飞，其毛如雌雉，名曰。1.30：有鸟焉，其状如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瞿如。

这表明材料不是出自一人之手。

另有一些动物，第二次出现时才有描述其形象的语言出现，如人鱼、鸛、鸛、鸛。

另外，、象、犀、兕等动物在《山经》中没有描写性语言，郭注有，《海外经》中有显系不是源于一人。

动物中，还有一些同义词交替使用，如豚、豕、彘；狗、犬；等。

《山经》中怪异动物有21种，比如：

2.53 毕方，如鹤，一足，赤文青质而白喙。

3.4 何罗鱼，一首而十身。

这些动物表现为多足、多翼、多身，或一足一目等。历史上，对这些动物不能确切理解，以怪称之。这些动物可能是遗传变异造成的，直到《明史·五行志》，对怪异动物和人的连体现象仍无法解释，《山经》中这些怪异动物可能和这一类连体现象相关。另外，也可能是版本上的讹误，如：，似鲤而大首也。慧林《一切经音义》81卷18页引，“大”作“六”。不过，上述怪异动物是否由于讹误而造成，并无版本证据。

《山经》中大量的生物，表明那时的生态环境较好，物种丰富，但这些动物大多没有在后来的文献中出现。这可能和《山经》的时代久远及叙述方式有关。对陌生动物，最好用图片说明，而《山经》采用分解式的描写语言，作者很难把他看到的动物用文字传递给读者，或者说，读者通过文字得到的关于该动物的形象和该动物的实际形象有差异，甚至严重不

符，分解式的描写，给人以盲人摸象的感觉，而很难合成一个整体形象。这样，造成叙述与理解的误差。这也是造成《山海经》多怪物印象的原因之一。

传统学者对《山海经》的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学的方法，现代学者主要从神话角度，从生物学角度来研究的较少。现在，可以利用电脑绘图技术，绘制与经文吻合的图象，再寻找与此图相似的生物，这也许以后研究《山海经》很重要的方法，不过，生物学家似乎更适合于完成这一工作。

（四）《山经》的成书时间

这一问题前贤多有论及，大多认为是战国中期或以后的作品，如洪诚、^③袁珂、^④袁行霈、^⑤谭其骧、王成祖，^⑥其中以谭其骧先生最为允当，“应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正在对南越用兵而尚未完全征服的时候。”^⑦

（五）《山经》的性质

《山海经》一书的性质，历来分歧很大，《汉书·艺文志》归“形法”类，《隋书·经籍志》归入地理类，《四库全书总目》归入小说类。《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入之史部未允也。”

鲁迅认为“盖古之巫书也”^⑧袁行霈先生进一步认为：“《山经》是战国初中期巫觋之书，是他们施行巫术的参考。《海经》是秦汉间的方士书。”^⑨

根据弗雷泽的研究，交感巫术有两种：“基于相似律的魔术叫做‘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基于接触律或感染律的魔术叫做‘接触巫术’。”^⑩据陈来的研究，“商周的‘巫’已经祭祀化了，不再是人类学上所说的巫师。”^⑪《山经》每山系之后都有祭山神的方法，详述山神的形状、祭品、献祭方式，已属于祭祀文化而不是巫术文化，因此，《山经》不是巫师的作品，而是祀官的产品。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祝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⑫

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也殊，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今祠官所常秦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⑬

诸此祠皆太祝常生，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11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⑭

《山经》所祀山神，遍及全国，在战国纷争的环境下，自然不可能形成这样一部祀典，只有在国家统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样的政治环境只有西周或秦始皇时代。根据《山经》的语言特点，应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作品。因此，《山经》是由中央政府的权力机关——奉常——的下属官员太祝所完成的一部国家祀典。其材料来源甚为复杂，可能包含六国原有的部分材料。这在喻体的广泛性中可见一斑。

《史记·封禅书》：“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币杂异焉。”^②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自始皇二十七年至三十七年，秦始皇五次出巡天下，范围甚广，遍及天下，《山经》中可能有这一时期的材料。或者《山经》之成书即与此有关也未可知。

三、《山海经》的语言问题

（一）双音节名词+之+类名（山、水）

这一结构在《山经》中具有普遍性，尤其是山、水双音节名词，例外极少（1.23 阙之泽，4.45 石膏水，3.79 液水），可能与脱文有关。

《山经》的专有名词（山，水，生物），双音节词的比例很高，山名 69%，水名 20%，生物 56%，平均 48.3%。^③

（二）《山经》描写一山，用“广圆”一词，《海经》用“方”字。

（三）《海外经》四篇的最后一条记方位神，是战国时的方位神系统。

（四）《大荒经》句首多用“有”字（64 条），其余 51 条在第一句中也用“有”字。

（五）《海外经》尤其是《海外南经》，“为十名”这一结构较多，不用“其状”一词。

（六）《大荒东经》多言“使四鸟”或“是使四鸟——虎豹熊羆”。

（七）“爰”的用法多集中于《海经》（20 次），《山经》只有 2 次，在《西山经》。

（八）《山经》之山名，大多不见于后世其他古籍，可能是“山”很矮，仅有祭祀价值而已。

校勘

3.65 常衔西山之木石，以湮于东海。

此处“木石”可能是“柘”字的分写。《说文》木部：柘，檉木，出发鸠山。段《注》：“许所据‘柘’作‘檉’也。”^④《山海经图》、陶渊明《读山海经》、《事类赋注》149 卷 94 条引俱作“木石”。不过，从神话的角度看，作“柘”更好一些。在日本的津轻海峡，人们传说北国南飞的雁渡过津轻海峡时口衔树枝，以便疲惫时在其上休憩飘浮，明年仍来寻找此林衔回北方。^⑤《蜀都赋》：“虔皃旦至，候鹰衔芦。”

5.6 又东七十里曰脱扈之山。有草焉，其状如葵叶而赤华，莢实。

按：“状如葵叶”不通。《中山经》所记植物多记其叶的形状。如 5.14：雕棠，其叶如榆叶而方。5.37：其叶如桐而莢实。5.79：其叶如槐。5.80：其叶状如榆。5.83：叶状如梨而赤理。5.80：叶状如樗而赤实。此处应作：“其叶状如葵而赤华”。

1.10 毛用一璋玉瘞。1.28 毛用一璧瘞。

准之祭语文例，“毛”字后当加动物而非璧玉，有璧玉则无“毛”字，这里“毛”字衍，或下有脱文。

注 释：

①⑤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中国书店 1991 年。

②⑥ ⑬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

③④⑧袁行霈：《〈山海经〉初探》，《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

④⑦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81 年，第 331—334 页，第 2158—2171 页。

⑧⑩谭其骧：《〈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提要》，见《〈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

⑨房玄龄：《晋书·舆服志》，中华书局，1987 年，第 756 页。

⑩沈约：《宋书·礼志五》，中华书局 1987 年，第 496—497 页。

⑪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另外可参见文焕然、文榕生《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7 年。

⑫洪诚：《读〈周礼正义〉》，《孙诒让研究》，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1963 年，第 26 页。“从语法看，文献中凡春秋以前之文，十数与零数之间，皆用‘有’字连之，战国中期即不用。……《山海经》中《五藏山经》即不用。王晖：《古文字中记数使用“又”字的演变及其断代作用考》，《陕西师大学报》1991 年第 1 期，更具体论述了这一问题，据此，可推论《山经》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后，即前 340 年之后。

⑬王成祖：《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18 页。

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第 9 页。

⑮弗雷泽：《金枝》，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年，第 19 页。

⑯陈来：《古代的宗教与伦理》，三联书店 1996 年，第 54 页。

⑰⑱⑲⑳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 1982 年，第 1357 页；1371 页；1377 页，1367 页。

㉑程决：《〈山海经〉动植名词形义不一致现象分析》，《淮阴师专学报》，1994 年第 1 期。

㉒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244 页。

㉓王孝廉：《花与花神》，台北洪范书店，1982 年，第 47—48 页。

㉔本文中所引《山海经》原文，用袁珂《山海经校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作者单位：淮阴师院中文系 223001）

责任编辑 孙义清